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晚明基督论

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

Gianni Criveller

[日]柯毅霖 著

王志成 思 竹 汪建达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晚明基督论

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

Gianni Criveller

[意]柯毅霖 著

王志成 思 竹 汪建达 译

宗教与世界丛书 THE WORLD AND RELIGION SERIES

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基督论/(意)柯毅霖著;王志成,思竹,汪建达
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7(2003.4重印)
(宗教与世界丛书/何光沪主编)
书名原文:Preaching Christ in Late Ming China
ISBN 7-220-04534-4

I. 晚... II. ①柯...②王...③思...④汪...
III. 基督教史—中国—明代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8959号

本书的翻译出版经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授权
根据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1997 年版译出

·《宗教与世界》丛书·

WANMIN JIDU LUN

晚明基督论

[意]柯毅霖 著

王志成 思 竹 汪建达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汪 漪
文小牛
何 华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电话:(028)86661236 86660527
(028)86679239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公司(028-87856259)
850mm×1168mm 1/32
14
4
320 千
1999年7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2次
ISBN 7-220-04534-4/B·199
22.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宗教之解释》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

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主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

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于北京

《宗教与世界》丛书

再 序

《宗教与世界》丛书的“总序”，写于1988年。这次因重新设计封面，老搭档汪漪要我写篇新序，添些新意。初觉不必，但经他提起旧事，蓦然回首，竟有隔世之感，遂觉有话要说。

七年来，丛书出了20种，从选题到译文，自己都不甚满意。然而各方面均有好评，我想，这不过是因为在宗教领域，学术性的、高品位的、严肃认真的书还是太少，而我们对这套书，至少在主观上还是力求符合这三个标准的。这些年来，诸多的困难，小环境的、大环境的、经济上、非经济上的，都捱过来了，如今得到一些从好评产生的支持，我们在心存感谢的同时，更当努力走下去了。我有一条原则，叫做“目标不能认错，里程在所不计”。当然，但愿目标能更准一些，做事能更多一些。

这些年，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人在谈论“宗教热”，确实有大量现象在引起人们更多地注意宗教问题。我想，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在科技日益发达、生活日益便利的

现代社会,种种“宗教热”现象提醒我们,人类最深刻最多样最难满足的永恒需求,还是在精神方面,人是不能在物质生活中得到最终的安宁或真正的幸福的。超越自然、超越自我而走向终极的态势或趋向,是文明的动力,是文化的灵魂,民是真正的人的精神。作为终极之人间反映的宗教,正是因此而不衰。第二,在价值和观念日益多元、诱惑和压力日益增加的现代社会,种种“伪宗教”(或“准宗教”)问题提醒我们,人类由于自身的认识局限和意志自由,是多么容易认错目标、选错方向、误人害己、酿成灾祸。事实上,使人失足的伪宗教的特征,即自我膨胀和偶像崇拜(崇拜卡里斯马型的个人、团体利益、意识形态、权力地位、金钱肉欲、个人安乐、一己解脱等等并为之献身),其根源正在于把包括自我在内的世间事物,即蒂里希(Paul Tillich)所说的次终极的东西,误当成了终极来崇拜。

面对社会的世俗化和人情的冷淡,宗教热的兴起是自然的;面对宗教的多元化和人世的纷争,冷静地对待宗教热是必需的。这种冷静并不意味着冷淡,因为它要求的是理性和爱心。我相信,理性和爱心不但不违背真宗教的精神,而且有助于造成宽容和开放的心态,从而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安宁和精神生活的提高。

本丛书追求学术性、客观性和包容性,当然是想要促成理性的冷静;至于编者希求宗教之提高和向真之心,则只能借孔夫子一言以自白:“知我者,其天乎?”

何光沪

1995 年于北京

中译本序言

柯毅霖博士 (Dr. Gianni Criveller) 是老朋友梁作禄 (A.S.Lazzarotto) 先生引见的学林新秀。1998 年 4 月第三次来杭时他向我们浙江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原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 表示, 有意请我们“中心”组织人员将《晚明基督论》译为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而这正是早些时候我涉猎他惠赠的大作之后萌发的想法。我们两人一谈即合。当即商定由王志成博士负责这项工作。由于双方密切配合, 也由于王志成等三人的奋力劳作, 同年 11 月下旬柯毅霖博士四临杭州之际, 已有可能初审译稿了。柯博士一定要由我们机构来组织这项工作。作为“中心”主任, 我不得不过问翻译、校对、出版过程的各个环节。不过, 作序推荐柯氏佳著却是我的本意。因为, 尽管本书已有两篇序言, 但是从中国当前的研究状况出发, 阐明中译本的特殊意义, 却是必要的, 也可以说是我对作者、译者、读者和出版社的应尽义务。

我认为本书的首要价值是它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大量原始资料。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大陆研究明末清初天主教东传中国的历史几经挫折，可以说严肃的研究是 80 年代以后的事。在资料方面大陆学者主要依靠海外的出版物，尤其是吴相湘先生主编的《天主教东传文献》一至三编。这十余年开始有学者赴欧美进修、交流或合作研究，从罗马、巴黎、卢汶、莱登及美国名大学和教会大学带回些原始资料复制品。个别学者在此基础上着手挖掘 60 年代失散的或未经发掘的资料，例如福建师大的林金水教授关于艾儒略在闽 24 年的研究；本“中心”成员夏瑰琦副教授关于《破邪集》几个版本的收集和校注等等。近些年国内开始有耶稣会的全套微型胶卷，但毕竟是个别机构，而且使用起来甚为不便。柯毅霖博士的著作，不仅引用了梵蒂冈图书馆、耶稣会档案馆、意大利国立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马德里和阿维拉的方济会档案馆和道明会档案馆等等的资料，而且也利用了作者在注释中提到的，来自荷兰、美国和台湾地区的第一手资料及各种研讨会和名家的论著。作者以基督论为核心，运用编史的方法，逐一介绍了从罗明坚、利玛窦到艾儒略的有关基督信息的大批著作。这些著作大都没有中译本。特别是 16—17 世纪托本会和耶稣会关于近似论（*Probabiliorism*）和或然论（*Probabilism*）的争论的资料，关于艾儒略的基督论的大批著作（见本书第 13—22 章），关于其他耶稣会士的著作，例如苏如望的《天主圣教杓言》，龙华明的《圣教日课》，高一志的《天主教要解略》，阳玛诺的《圣经直解》，汤若望的《崇一堂日记随笔》等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重要线索。在西学东渐这个领域，如果不掌握中译本之外的大批资料，我们就不敢大言不惭地说已经取

得了同海外学者对话的资格。

本书的学术价值还在于作者关于耶稣会士基督论的全面的论述。在创世论、神论（上帝论）、基督论、救世论、末世论等之中，基督论是核心。基督论是耶稣会与本笃会争论的焦点，也是耶稣会内部分歧之根本，而且还是礼仪之争的导火线。不仅如此，从基督论入手可以揭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深层上的冲突。中国的文人学士最难接受的也就是基督论，特别是关于天主降生成人、三位一体、耶稣受难的教义。耶稣会士们最伤脑筋的也就是如何让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接受基督论。因此，以晚明基督论为中心展开论述无疑是一大创举。作者以晚明基督论为主题决定材料的取舍，安排人物和著作介绍的详略。揭示耶稣会与其他修会以及内部利玛窦与龙华民的分歧，论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冲突与交融，回应谢和耐等学者的挑战，解释耶稣会士的变通与适应的举措，如此等等，构成了本书的主线与特色，推进了明清之际基督教东传史的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一般都是从文化层面切入来研究明清之际基督教东传史的，这固然有其优点，有其独特的视角，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缺乏神学的背景和宗教的体验，难免有其缺陷和不足。因此，引进海外当代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我相信可以起到优势互补，相互启发，增进理解，共同促进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翻译并推荐本书的初衷。

要做的事太多，拥有的时间又太少。这种状况和心态使我们始终处于矛盾的境地：几件事情同时操作，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点。它的好处是保有强大的内驱力，不至于“生命力萎缩”（尼采语）；其弱点是无法在一件事上停留太久，这就有可能患仓促与草率的毛病。尽管译者时时警惕，但是审阅全部译

稿之后，我总觉得文字表述方面，有的不畅，有的啰嗦。全歼这些弊病，不单要“认真”二字，尚需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而翻译水准的提高又不能脱离翻译的实践，因而只能让年轻人在游泳中学习游泳。我祝愿柯毅霖博士写出新的专著，也祝愿王志成博士等三人再次配合，译出新水平。

陈 村 富

1999 年 1 月 15 日

前言一

晚明，率先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开启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之间一场深入的对话。关于这两个文化体系的核心之争，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湮没，相反，它在继续进行，近15年来尤为激烈，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许理和（Erik Zürcher）、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孟德卫（David Mungello）、魏若望（John Witek）、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等人发表了许多著作和论文，其中不乏富有挑战性的新观点、新资料。*

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的著作应置于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的背景下来阅读。作者以编史工作者的热情，使先前一些

* 最近的研究动态，见 Edward J. Malatesta S. J., “The Society of Jesus and China, a Historical-Theological Essay”, 载 *Discovery: Jesuit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注7, 1977年6月（耶稣会士资料研究所的圣路易斯〔St. Louis〕编），尤见第4—9页。

鲜为人知的资料重见天日，而他的神学背景又赋予他所搜集的这些资料以新的意义。通过对原始资料耐心细致的解读，他勾勒出一幅基督如何被介绍到中国的新图景。对中国皈依者在神学上所做的适应，柯毅霖不仅没有回避谢和耐等学者所提出的问题，而且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见解。

柯毅霖博士将他的作品委托给台北利氏学社（Taipei Ricci Institute）和意大利布里西亚基金会（Fondazione Civiltà Bresciana）联合出版，我们深表感谢。所有参与该书筹备与出版工作的人都为确保此书获得它应有的成功而尽了最大努力。

台北利氏学社主任

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 S. J.）

前言二

布里西亚基金会十分高兴看到这部作品的出版，这是第一部深入研究耶稣会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著作。柯毅霖博士所作的重要研究生动地再现了艾儒略生前的思想与活动，这位耶稣会士和他所追随的利玛窦（Matteo Ricci）都已理所当然地被归于“一代巨人”。

艾儒略是一位信仰的巨人，文化的巨人，也是一位对话的巨人，他的生平与思想值得深入研究。我们希望柯毅霖博士能够继续深入研究，提出更多深刻而新颖的见解。过去也有人研究艾儒略，但很少了解艾儒略留下的伟大的文化遗产，甚至在他的故乡布里西亚（Brescia）也是如此。1994年，我们基金会邀请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汉学家在布里西亚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引起学界和公众的极大兴趣。此次讨论会的内容已由德国华裔学志社（Monumenta Serica of St.

Augustin) 和意大利布里西亚基金会联合出版。*

现在我们又要联合出版柯毅霖博士的这部著作。能与著名的利氏学社一起在其《汉学丛书》中首次出版此书，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基金会愿将艾儒略学术讨论会的内容作为艾纳利(Annali)出版系列之十使这一新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这有助于意大利学者更好地了解艾儒略，我们也希望它能激发那些有兴趣的人来支持基金会的计划，基金会最近要系统出版《艾儒略全集》，以此作为我们纪念艾儒略在福州逝世 350 周年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布里西亚基金会主席

法帕尼 (Antonio Fappani)

* T. LIPPIELLO 和 R. MALEK 编, “Scholar from the West”, GIULIO Aleni S. J. (1582 - 1649) and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a, 由布里西亚基金会和华裔学志社联合出版, 1997 年, 第 671 页。

鸣 谢

我要向钟鸣旦教授致谢，在这一研究的开始，他就极其耐心而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其中包括要理问答（*Catechism*）和天主教教义（*Christian Doctrine*）的区分。我尤其要感谢他的建议：重点研究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并对他的基督论作全面的阐发。

余东女士向我提供了梵蒂冈图书馆的中文资料（Fondo Cinese），对她的慷慨相助，在此我要表示特别的感谢；还要感谢潘凤娟女士，她向我提供了一个《口铎日抄》的副本，并让我分享了她对艾儒略的研究成果。

我要向我的三位导师致以特别的感谢，他们是：方奉天（Bruno Forte）教授、拉索（Adolfo Russo）教授和田英杰（Sergio Ticozzi）研究员。感谢他们不吝指教，提出非常宝贵的建议和批评。

非常感谢彭淑芬女士、施安平女士和李锦霞女士帮助我理